

掏摸

スリ

Nakamura Fuminori

中村文则

征译

魔和黑色英雄之间的盘旋。

谁进负，反正都不是为了正义。

第四届大江健三郎奖

2014 美国 David L. Goodis 奖

2013 美国洛杉矶时报图书奖入围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芥川奖得主
「极恶」代表作

中村文則
すり
Nakamura Fuminori
掏摸

李征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掏摸 / 中村文则著; 李征译. —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5321-5318-3

I. ①掏… II. ①中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95028 号

SURI

Copyright © 2009 by Fuminori NAKAMURA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9 by Kawade Shobo Shinsha, Publishers, Tokyo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wade Shobo Shinsha,
Publishers, Tokyo
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责任编辑: 秦 静

特约策划: 李 殷

装帧设计: 汪佳诗

图字 09-2014-290 号

掏摸

中村文则 著

李征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邮箱: cslcm@publicl.sta.net.cn

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字数 120 千字 开本 889 × 1194 毫米 1/32 印张 5.125

2014 年 6 月上海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318-3/I.4218 定价: 25.00 元

刚出道那会儿，我年纪还小，中途经常会失手。

在拥挤的商店或陌生人家，偷拿到手的东西总是抓不牢。他人之物在我手上显得是那么陌生，不肯听我摆布。原本就不该我碰的那陌生之物，在手中微微颤动，好像每个接触点都在抗拒我。还没等我回过神来，那东西已自作主张脱手落到地上。远处总是有座塔，罩在雾里，只能看出个大致轮廓。这塔就像一个古老的白日梦。不过，如今我再也不会失手。那座塔，自然也看不见了。

眼前一位初显老态的男人，身穿黑大衣，右手提了个银色西装箱包，正朝站台那边走。我断定，周围这些乘客中要数他最有

钱。大衣和西装都是意大利布鲁奈罗·库奇内利^①品牌。皮鞋崭新瓦亮，估计是在法国伯鲁提公司^②定做的。有钱人无需开口，那身装扮已向世人宣告了：我与众不同。左手戴的白金腕表从袖口微微露出一角，一眼就能看出是块劳力士 DATEJUST^③。这男人平日里好像很少独自乘坐新干线，买张票都要折腾好半天。他弯腰在售票机前捅来捅去，短粗的手指肉虫一般令人作呕。我早看清，钱包就塞在他大衣前面的左口袋里。

保持距离，上了自动扶梯，从容走下。手里拿张报纸，站在等候新干线的男人身后。心跳微微加快。这站台上哪儿装了摄像头，我早一清二楚。手里只有一张站台票，必须赶在上车前完活儿。后背挡住右边人群视线，折上报纸换左手拿了，让报纸缓缓下垂以作掩护，右手食指和中指探进男人口袋。大衣袖扣映着灯光一闪，光点从眼角倏地滑过。深呼吸，屏住气，夹紧钱包一角……得手了！只觉一股暖流从指尖涌向肩胛，然后向全身蔓延开来。周围乘客无数双视线交织成网，独独看漏了刚才那一幕。手指微颤，凝神把钱包抽出来，塞到折叠的报纸中，再倒换到右

① 布鲁奈罗·库奇内利 (BRUNELLO CUCINELLI): 意大利服装商，所产羊绒针织服装尤为著名。

② 伯鲁提 (BERLUTI): 法国著名皮鞋商。

③ DATEJUST: 瑞士劳力士日志型名表。

手装入贴身内袋。缓缓舒口气，身子越发燥热，偷眼打量了一下前后左右。指上还残留着触摸异物时的紧张感，麻酥酥的——这是闯进他人领域的标记。感觉脖颈汗津津的。我掏出手机佯装发短信，拔腿开溜。

回到检票口，从通往丸之内线的灰色台阶走下。蓦地一只眼睛像是蒙了层雾，眼前经过的人群全都显得模模糊糊，轮廓线融化了一般。走进站台，余光瞥见一个身穿黑西装的男子。后面裤袋微微隆起，一眼便能断定里面揣的是钱包。从穿着举止看，大概是个颇有些人气的男公关。男子一脸疑惑地盯着手机，细细的指头在键盘上按个不停。随他一道挤进电车，趁乘客正往里拥，顺势站到他身后。车厢里热得像蒸笼。人的神经同时受到或大或小的刺激，便会忽略掉那些小的细节。这条线路前方有两个弯道，经过时车身会剧烈摇晃。身后一个白领把晚报对折了正读，右边两个中年妇女聊着八卦，一笑连牙龈都龇出来了。周围人坐车是为了赶路，唯独我另有所图。掌心向内贴紧男公关腰身，两根指头夹住他那个钱包。站立的乘客就像一条条垂线围住了我。男公关裤袋上两根绽开的细线打着螺旋，犹如两条正在挣扎的小蛇，看上去十分扎眼。猛然车身一晃，我假作站立不稳，身子向前一栽贴到男公关背上，顺势垂直抽出两指。紧绷的神经这时才放松了，吁口气……浑身的血顿时活过来。凝神向四周扫了几

眼，看不出有什么异常。刚才做的这票只能算小儿科，断无失手之理。前方刚到站，我就走下电车，缩起脖腔装出怕冷的样子，溜之大吉。

混入没精打采的人流，走出检票口。眼睛扫过聚在站口的十五个男女过客，心下掂量，这帮家伙身上的存货大概不下二十万日元。点了根烟信步往前走。左边电线杆对向有个身穿白色羽绒夹克的男子，毫无戒心地察看了一下钱包，然后随手塞进右边衣袋。男人袖口污腻发黑，脚上那双运动鞋快要磨穿帮了，浑身上下也就那条牛仔裤能值点钱。这货我压根就没看上眼，径直走进三越百货店。男士品牌服装商铺一家挨一家。道具模特身上混搭的款式摆了一货架。来这里的顾客多半都是些生活富裕的男士，二十五六岁到三十四五岁，各年龄段都有。我身上这套服装跟道具模特的款式一模一样。我这人对服装没兴趣，可干我这行的，穿着千万不能太寒酸。要避免周围人起疑，穿体面一点是必须的。着装就是伪装，伪装了混在人堆里才不显得扎眼。只有脚上那双鞋跟道具模特不一样。为了便于紧急关头开溜，我特地穿了双运动鞋。

借着店里的热气，我把插在口袋里的手指一曲一伸，锻炼起关节的柔韧性。那块用来预防手指打滑的湿手帕还是凉冰冰的。我食指跟中指差不多一般长。是天生就长成这样，还是出道后才

变成这样，我自己也不清楚。那些无名指比食指长的，下手时常用中指与无名指。还有把中指稍微退缩了用三根手指的。天下万物之动都有各自的门道，要让钱包从口袋跑出来也不例外。手法要干净利索。除了角度之外，速度也很重要。石川最爱聊的就是这类话题。几杯酒下肚，他就会像个孩子一般口无遮拦地神侃。也不知他如今怎么样了，或许已不在人世了？

走进百货店厕所昏暗的隔间，带上薄手套，盘点起今天的战利品。为确保万无一失，做这事我从不进站台里的厕所。那个黑衣阔佬的钱包里除了九万六千日元，还装了百元美钞三张，威士金卡、美国运通金卡各一张，外加驾照、健身房贵宾卡、七万两千日元餐饮收据。心里有点不耐烦，正想把钱包收起来，忽然发现里面有张花哨的硬卡，卡上没一个字。这种卡我见过多次。是一家色情俱乐部的会员卡。那个男公关的钱包里装了五万两千日元，另有驾照、三井住友银行信用卡、鸢屋和漫画吧的租借卡，以及几张应召女郎名片。其余则是些收据、发票等废纸头。居然还发现了几粒花花绿绿的药片，上带心形或星形图案。我从钱包里抽出现金，其余的一股脑塞了回去。从钱包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与经历。和手机一样，钱包也是一个人的“芯片”所在，是全身最隐秘的中核。信用卡我不会拿到外边倒卖，那太麻烦！至于钱包，只要我学石川的样儿，往邮筒里一丢，邮局就会把它送到警察手上，再由警察按驾照上的

住址还给失主。抹掉指纹，把钱包塞进衣袋。那个男公关说不定会因嗑药被捕。不过这不关我的事！

正想走出厕所隔间，隐隐觉得大衣内袋有些蹊跷。心一动，又折身返回。原来内袋里还揣了个宝格丽硬皮夹^①。除了二十万日元崭新大票、几张威士金卡之外，另有一张证券公司老总的名片。这种皮夹和名片上的人名，我都是第一次见到。

运气！我心里暗想。不过这一票究竟是什么时候干的，居然没了印象。今天的几桩买卖，就数这一票最带劲。

2

头有些痛，身子任由电车颠来簸去。

眼下乘坐的这班车是开往羽田机场的。车厢里十分拥挤。空调外加人体散发的热气，搞得我直冒汗。两手插口袋一边锻炼指关节的柔韧性，一边向窗外眺望。沿线一簇簇灰暗的民居群落，每隔一段间距就会在窗外一闪，仿佛有人在打什么暗号似的。脑子里忽地浮现出昨天察看过的最后一个钱夹。一眨眼，高大的铁塔伴随着剧烈的轰鸣声从眼前飞掠而过。虽只是短短的一瞬间，

① 宝格丽 (BVLGARI): 意大利顶级奢华珠宝品牌，始创于 1884 年。

可我浑身上下顿时来了精神。铁塔巍峨高耸，好像漫不经心地混在电车人堆里的我看了一眼。

视线转回车厢内，只见一个男子正伸手在旁边女子身上乱摸。两眼眯缝了，那表情与其说是全神贯注，不如说更近于陶醉。我知道这类男人通常分两种。一种人心理扭曲但行为可以自控，与常人没太大区别；另一种人则不能区分正常与变态的界限，被自己的扭曲心理所俘获，整个人都深陷进去无法自拔。我猜这男人应属后一种。待看清被摸的是个女中学生后，我便从人缝中挤了过去。除了我和男人及女孩之外，周围再没人注意到我移动了位置。

男人还在女孩身上乱摸，我不出声息地伸出左手，从后面卡住他左手腕。能感觉到，男人受了惊吓，先是打了个激灵，随后身子渐渐瘫软。卡住男人手腕不放，食指按定表盘，用拇指解开表带，就势把那块腕表退进自己的袖筒。再伸出右手，两指夹紧男人右侧西装内袋里的钱包。因衣服隔挡，不易翻腕掏出，遂撤去手上力道，让钱包从男人西装与衬衫之间的缝隙滑落，再伸左手去下面捞住。男人约摸三十五六岁，是个白领。看他把那种戒指戴到那根手指上，分明已有了家室。改用右手再次抓紧他手腕。男人脸都吓白了，晃悠身子想回头看背后究竟是何人。那女生也察觉到情况有变，扭了扭脖颈，不知是否该回头看。车厢里一片静谧。男人张了张嘴，仿佛要向我或向这个世界申辩一般。

眼下他肯定很懊恼，怎么会碰上我这“丧门星”。那喉结不住蠕动，仿佛准备随时喊出声来。额头和脸颊上汗水直流。双眼圆睁，一副茫然若失的神情。我若被人抓了现行，说不定也是这般狼狈？松了手上力道，只嘴唇微动了一动，让男人“快滚”。男人扭曲着脸，不敢相信我真的会放他走。我又扬脸朝车门方向点了点，男人微微颤抖双臂，仿佛才发现我一直在盯他似的，转过身去。车门刚一打开，男人便冲了出去。接着一头扎进人堆，拨开两边行人，踉踉跄跄溜了。

留在车内的女孩把目光转过来。我身子掉个方向，强忍住心头的不快。本没打算要那男人的手表和钱包，却无心得之，因而被那个男人和女孩看破了行藏。不过我猜测，那男人肯定不敢去报案。

心气已泄，便在下一站走出车厢。上了自动扶梯。身边走过一个衣着光鲜、满脸慵倦的中年男子。我打量了他一眼就走出检票口。出了站台，靠在脏兮兮的墙上，感觉浑身的力气正一点点往外泄。手插口袋一边取暖一边盘算，要不要搭辆出租车往回赶。

忽然察觉到身边多了个人，扭头看，是个身材细瘦的男子，正要在我边上倚墙站了。上身那套西装看不出是什么品牌，脚下那双黑皮鞋也同样看不出产地。我认出这人是立花。没想到居然会在这里碰见他！我极力抑制住内心的波动。记得以前他染的是金发，现在却改成了茶色。立花两眼眯缝着盯住我看，厚厚的嘴

唇也歪扭了，貌似在笑。不过究竟是与不是，我也说不准。

“你不是见了阔佬才出手么？”

立花说时，整个身子都转向我这边。我怀疑立花不是他真名，不过他肯定知道我真名。早就预感到会碰见他，还想象过那时肯定是我先发现他，谁知……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。我缓缓吸了口气，说：

“……现在也一样啊。”

本想跟他聊点别的，可眼前只能先用这类不着边际的话应付一下了。

“……算了吧！真阔佬谁还会去挤电车？……反正那家伙也不是什么好鳖，该着他吃点苦头。”

“这话说得倒还在理。……你居然没死？”

“什么话，我这大活人不是好端端站在你面前么？对了，是我先发现你的。”

“……什么时候？”

“有段时间了，就在你下掉那个花痴钱包时……你居然没注意到我一直跟在身后，简直让人不敢相信。”

我抬脚向前走，他也随后跟过来。走到铁道天桥下，我收住脚。

“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立花盯着我问，不知何故，脸上一副认真的表情。

“刚回来没几天。还是东京这儿好混，不管哪方面都……”

“可你一个人单打独斗，还是太难了点。……我来给你打下手怎么样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”

“算了吧。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？连算账劈份子都怕你分不匀。”

听我这样说，他不由得笑出声来，抬腿就往前走。那种故意亮开嗓子的笑法让人感觉笑里有笑，很不舒服。对这一点他大概也心知肚明，却故意不加收敛。穿过天桥，感觉身后的百货大厦和一栋栋高楼像是在监视我。猛然间心里被什么东西触动了。定睛一看，原来是水泥桥板缝中长出一株柔弱小草。立花背倚金属护栏网站定了，点上一根香烟：

“活儿我玩得是不太地道。本来嘛，也就上中学时小偷小摸那两下子，瞎胡闹而已，哪能比得了你和石川……你得了手就传给石川，这小子把里面干货抽出来，你再把钱包放回那人口袋。你们两个又不贪财，三取二，总是考虑给人家留一份。这么一来，不但不容易露馅，就算有人发现被偷，也不好报案。你们有分工，可也会交叉掩护。用不着开口，一个眼神就够了……我只能边上看着过过眼瘾而已。不过说真格的，如今日本人谁还愿意干小偷这一行啊。你现在还没个固定工作？那种营生当副业还差

不多，就像以前那样，没事儿溜个空门，出点行货什么的。莫非你真打算做一辈子专业扒手？”

怕他这口无遮拦的话给路人听了去，我只得尽量把身子往前凑，说：

“我以前卖的都是假货。眼下你……”

“地下钱庄玩不转了，先是支使底下的小痞子干些转账诈骗的勾当，不过眼下我已改行做股票了，干中介……”

“股票？”

“……我早不是当初的小混混了……黑道来的钱全都送到我这儿，由我放出去吃红利。要说那伙人可真不是白给的。一句话，干他们那行离不开内线。眼下先这么混着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”

说完，他把手中的烟蒂向远处一掷，接着道：

“我现在赚的远在你之上了。要不要给你也匀点活儿？去跟边上那个流浪汉说，有破公寓住，条件是以他的名义开几个银行账户……”

“……我对这个没兴趣。”

“你跟石川两个可真让人扫兴！石川也这么说……搞不懂你们究竟想要什么。”

我没吭声。

“……咦，你怎么没向我打听石川的事儿？”

立花望着我说。能感觉到心跳渐渐加快。

“你清楚？”

“不清楚。”

立花说完笑了。头顶艳阳高照，让人觉得心里沉甸甸的。

“不过，我猜他准是被废了。八九不离十。真可怕。那么大案子居然没留下一点破绽，太恐怖了……估计那时他想躲也躲不掉了。我在这儿给你提个醒，你最好离东京远点，尤其是这一带……”

“……怎么？”

“那帮家伙好像又在捣什么鬼呢。”

我和立花四目相交，他眼中那副神色让我不知如何回应才好，只得低头看地面。

“你赶紧远走高飞吧，免得被牵连进去。”

“……那你呢？”

“我倒无所谓。那帮家伙折腾得越欢，我的买卖就越兴隆……先这么混吧，眼下我已不再考虑什么退路不退路了。”

说到这儿，他又笑起来。我也跟着笑了。似乎察觉到聊的时间有点长，他朝我摆了摆手，拐过红绿灯走了。远处一个身材高大的路人，看穿戴像是有钱人，可我已没了出手的心气。四下里的高楼

让人觉得气闷，我再次钻到天桥底下。地面一汪浊水，像是从那个已发臭的便当盒渗出来的。没来由地，我感觉那水温吞吞的，令人不快。

3

躺在床上，两眼圆睁，可就是睡不着。

雨水敲打在公寓的薄窗上，发出讨厌的噼里啪啦声。楼上那户人家正放音乐，低音炮的轰鸣声时断时续，不知要折腾到几时才肯罢休。全副神经都凝聚在我居住的一楼这个房间。雨水自空而降，仿佛屋子周围偌大的空间都冲泡在雨水中。

楼上的低音炮哑了，只有落雨声还在淅沥个不停。乐曲声再没响起，估计楼上的人已经睡下。只觉得世上独有我一个人被遗弃了。拿根烟，点上火，这才想起烟灰缸里还有一根刚吸过两口的。屋里的摆设除了一张钢管床，一个衣柜，外加一块熨衣板，再没什么可观的东西了。合成纤维编的榻榻米磨起了皮，茬口像木桩一般探出头来。我盯着自己修长的手指，弯了伸，伸了弯，锻炼起指关节的柔韧性。什么时候才觉察到自己能两手左右开弓的？想了半天，竟然回忆不出。或许开始就这样了，也可能是慢慢练成的。

雨水像要阻止我出门一般，下起来没完没了。想想空中成片的乌云，又想想自己眼下所处的这个空间。我成心要跟老天爷作对似的，抓起烟盒，套上袜子，打开那扇薄木门，走了出去。雨水濡湿了公寓锈迹斑斑的钢柱，濡湿了死人一般倒在地上的自行车，就连雨中冰凉的空气也平添了几分冷峭。

拐过路口歪斜的路标，再从厂里那座已然生了锈的阶梯边上穿过，就到了一栋连一栋的筒子楼前。向左转过丁字路口，一辆汽车从身后加速追了上来。我知道汽车见人肯定要躲，故意把身子往车道那边靠了靠。果然，车上那个胆小鬼把方向盘一打，闪了。成排的电线杆那边，巍峨的铁塔正经受雨水的冲刷。我移开视线，心里却很清楚，不管我看也好，不看也罢，铁塔都已在那里生了根。

到了火车站，一辆待运的出租车泊在雨中。司机懒洋洋地看着前方，两眼发呆，丢了魂一般。踏上候车室台阶，把伞收了。过道里躺着一个流浪汉，像是为了躲雨，又像是为了避寒。见我走过，抬头朝我打量了一眼。这老汉看上去很眼熟。每天一到这时候，就会作为流浪汉铁定现身在这一带。汉子的眼神跟石川是那么相像，看得我不由心里一颤。不过年龄相貌显然是另外一个人。流浪汉不再盯着我看，却瞄住我身后那个位置，仿佛那里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的视线。想调整下心绪，点了根烟，从通往站